道園學古録卷之七　在朝藁七

雍虞集　伯生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眞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　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眞西山云書成奏之　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

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 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 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 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尒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

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　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實塟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廼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　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趍乎道德性命之本

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爲鹵奔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抵捂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奔日以弥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輙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 勑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

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末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末之能爲也然而繕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豪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三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閘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備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嚴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爲之言曰是

其爲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秋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僂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善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　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以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峩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勝瑞今爲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〻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〻成誦其爲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捄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刘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

爲廩餼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奈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況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廼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喤喤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醴有胾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

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甃結堅縝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圮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今咸在亦爲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

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羽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眞定人仕　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父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即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致慤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莊平梁君潤之爲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羔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慤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爲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　與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登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慤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于　朝矣於法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爲士爲大夫爲鄉爲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辯將能祭之以礼爲其所得爲罷牲有石尚能爲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莊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凡弟兄孝

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樹〻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已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

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礼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〻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国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〻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

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　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懾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矜神閒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　天子即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　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厚其養哉顧延平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應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矣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豪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而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矣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縝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徧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毀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伐方挈之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乎高之位定矣慮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

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曒〻乎燭之而弗迷也粲〻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〻乎其繼也渾〻乎其無窾郤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某实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某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illegible]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illegible]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廼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

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偷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某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勳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撓搶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　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芟夷刻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

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爲

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

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圯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宮廼牖廼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宕爲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搖劫持爲能視一秩滿尉何有此乃以終愛聞不亦參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乃築堂以居名曰天爵以某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番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憩然如昨日

也論其立志槩可見矣況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以淡泊爲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廼能即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夲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挈挈然進取是務旦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爲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耆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

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以開教於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　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摶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

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勑正奉非有　旨不許擅爲人造它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

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勑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怳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恠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異哉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德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榻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書爲劉正奉題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移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象昔人嘗

爲之至正奉尤極好搏丸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藁八

雍虞集　伯生

記

新昌州重脩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　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寶麟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鄉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illegible]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　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甃廟前池架

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
屋宇庳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
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
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眡諸學
廩歲爲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爲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
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宮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
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
門階墄唐甓廉縝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
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
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
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
千里願子有䟽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
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
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
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
興乎某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
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
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
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
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
其道也不敢不悅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
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
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
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
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

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　制曰詢考衆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裒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真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盛道蓋於此可驗焉故其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資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内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甚固不敢以一言蔽之也趙侯宇仲義亳社人起身江西幕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正蕭然訓導劉天桂真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共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況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日官事不關茸鹵莽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睢盱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宥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鹽筴簀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爲長吏

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傷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為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為深恥縣學弊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為之吾不以它役涸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為往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縣學則又為義舍以附其旁寬為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省也即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縉先生北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及於人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荊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興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父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室凡六楹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湢以次先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廢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率其僚吏諸生舍采落成鄱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韙之檄帥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嘉為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揚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數曰五溪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

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称孝鄉黨称弟經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逵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眞儒治不出於眞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者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

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 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資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 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 京師見資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資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辦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

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
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湢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
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
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
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爲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
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
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
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
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
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
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
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
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illegible]定丁卯進士第而純

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
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
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
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
或以讖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
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
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
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
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
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
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
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
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

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廬山
首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盛哉張
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
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
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
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
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
夫乾坤父毋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
擴充善端改去邪欲日孜孜以冕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
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
以諗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
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寖盛
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
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
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
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
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慤之美而
齋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
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若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
廟而講堂廡陋弗治父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當督縣令改
作辭以故逮焉理溥化登豪右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
已俸以天曆已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
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暮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若

儒宋楊椿傳熙宋文富薦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
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
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為治而況教乎燮理君之
為邑知重學校於為學知本者乎夫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
人之為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
之則斁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知
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
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
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
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
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為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
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
教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為事豈非
愛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
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
踰乎屋室户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奥已具不外乎耳目口
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
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
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燮理
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
讀書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
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燮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
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黄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迺闢
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為學之處燮理君之於其民也
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饍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間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饍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宮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田而給之敎養奉祠之外户牖幕帟之飾塈茨丹雘之工聖賢肖家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閣郡吏無良民豪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囂訟者構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有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惧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仙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斁又來求文刻石以爲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

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
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
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家如法其知本盖如
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
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
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
郡人之子弟出己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
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二頃給之延祐元年
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
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
置山長以為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
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
張忙古歹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
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為條督
其教養脩完其宮牆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
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
為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荅兒山長滕昂霄行田
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
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廼為之言曰師
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
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
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
郡人者乎盖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
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以為

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爲恭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〻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閱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爲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廐外爲門以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冊有餘年矣而聽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〻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　天子以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爲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膂

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猶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厚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 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盖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壎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illegible]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坝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盖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散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十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

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求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綆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容調度之大爲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洞於漏巵諸公之政乃得禁臯吏之侵漁此所謂所[redacted]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真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redacted]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redacted]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與其先大原人仕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蔭勇聞都統殁事曹夫人有孝道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使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

宦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殁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師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父遂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顯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

受　詔脩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　祖宗功德而　憲宗下蜀之事供奉
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
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
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
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
於昔而顯於今者求平王氏之家爲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
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
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
[illegible]郡師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求
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
五[illegible]王而王氏之居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
歷[illegible]兩御史爲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
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秋矣
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
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脩行以
久之可不尚乎是爲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
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尚古爲遠於今爲近也
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
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
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
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

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為志乎昔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賞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為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乎獨立不為勢利之所移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為僚也命為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有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於此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胷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欿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瑤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為樂而無閫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為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皤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 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于 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璧也退焉里閭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姻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益然自足於户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

予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歛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

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扃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撝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　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

存於今恒見徜於君子者唯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垂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啻倍蓰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步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尚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爲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滄乎沖和而不至乎寂寞樂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在朝黨九
雍虞集伯生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耆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父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某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

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
田二百畝以為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 朝
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於先聖先
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為之請記
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為浮屠老佛之宮既竭吾民
之膏血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
以為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
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意今之所謂學者有
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緼無所不見聖人之微
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户之端深固已盡闢而邪說之多
岐則亦指擊排抶而無餘矣況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
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
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己至於深
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
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為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
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
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
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為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
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釀而鍾為人物者必有
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大守部使者慎為之得師以養蒙造
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
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
為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
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

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皆郡人守其土
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
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 藻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
學正楊 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 天子
始開經筵延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其與在行間以
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其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
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
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異懦無恥異懦者苟且無
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
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
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
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
者則未有踰於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頹壞淪靡而莫之振拔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咎 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 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為而已迄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 而陳之辭 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泰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
內外皆鑿溝漕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爲梁經緯聯屬
其高庳脩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閶門西跨
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劇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
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甃焉歲入腐橈及今夏
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
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
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出家財成之可
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世矣衣食不敢有所
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貲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
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與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
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等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爲
之心往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爲府下其
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施成之文貴
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
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
無留羨擇匠必精既稱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條息有度
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欵密鍵固紮起拱合理級無閒圈空漏
水衆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
岸容挽迴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
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襄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
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
來告曰今日之舉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
民家親爲之猶未能就今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

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況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椎剝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者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謀遄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稱之以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illegible]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吏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捄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爲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爲皆生生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內劌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兕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逐乎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爲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illegible]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illegible]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爲患莊周以生爲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善養生者咀嚥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

象乎夫婦男女也鄞鄂之間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緼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子亦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 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淛淅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

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乱離守節自誓皎如氷霜躬自織緝以具衣食又得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

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參政耻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岘及我祖兄又嗣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之而士貴也未有所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于　朝顓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好色志有不得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苛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轍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游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

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源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咏歎依〻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於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廼為攷諸王氏之故輒二槐堂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滃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發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　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為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為感矣感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為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録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為文字之驩顧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為高而

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
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
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宴祭之禮幼者脩奉養
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
得以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爲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
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
懿其得之或寡矣況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睢盱以合
世好龍斷以足已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
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兄子弟之間所以
相激勵儆誡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
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
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
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濵豈無遯世長往之士聞予言
而一瀕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
焉是爲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運使圖繡公題
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予集賢王公約以記來爲爲
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
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爲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
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
久沿革不能詳爲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
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二年乙卯居
民高居安言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
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襄重作
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国朝至大三年凡百二十年

又以水壞官家甚為又十有二年為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連率為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為連率屬其副孫侯諧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屬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二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為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聳立然後棧木鑿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為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而後行為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為政者當為其所不可不為而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不必為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為能而以他日為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焉可也

說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之所志也於是良弓良矢養尒氣畜尒力正尒身守尒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央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彊力法度施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善為學者當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

至於聖賢猶躰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說濫從洋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憂戚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洽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予濟

也請題其齋君以自勵因爲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歸還其鄉又來求說授筆者所欲言不覺其贅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鳴呼苟有教焉凡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二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恩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爲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宜有忠與敏二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令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爲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

高氣揚不知爲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爲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爲文象手足也爲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爲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爲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剗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非僭也夫其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爲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

意非獨爲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予言而警惕用力眞有所至者乎

李克畯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爲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申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畯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爲人子者有若克畯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恩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爲克畯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畯字通用而禮記又作俊蓋周爲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爲輕俊捷疾之名則失

之矣夫所謂俊彦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英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爲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爲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知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爲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爲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爲也愚既論高大之爲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爲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若其亦有以諒予心也

書答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其在簡冊濂洛以來天儒君子又發其緼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警諸田則可以得獸矣注云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棄則可已疾矣方朗滃前不命醫則繆於對證此荅問達材之爲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以爲學焉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爲觀美也是故荅問者詎可不視其所至而泥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乎其不肯爲

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嚥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敬辭曰自不妄語始入蓋退而隱括其所爲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楷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illegible]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一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道園學古録卷之十　在朝稾十

雍虞集　伯生

題跋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充

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剌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　日

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　國家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參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間尤秉謙

愼　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　勑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爲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爲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爲之著亨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享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澌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欵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欵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閎夭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賈倅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　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襍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釋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統領[illegible]前翦皇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illegible]有所[illegible]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illegible]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皇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閭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閭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

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
龍光赫奕朱有若臣丑閻之親被御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
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閻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
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
天日彼搆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睦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
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
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
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
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
[redacted]論也將軍之子瑀持
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
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　日蜀人虞集伯生甫
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卷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為辨心遠之說
以遺之曹侯克明為之持李父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
興之命某因又為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
作人之盛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
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
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況寓舍且之徒蓋自階於汙下所見不

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二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劒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劒文理若碧滔氣純靈不利割不鈍發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為著文其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劒極古以為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殁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劒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

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阸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着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逢被　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　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為之三慨矧和寧　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朗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覆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既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

得囷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跋眞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眞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其從王公之孫績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爲名言托物儗倫君子豈

偶然哉雍虞某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爲分地即爲城郭宮室取故宋燕春閣材千木稍損益之以爲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爲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歸然遂爲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土振鵬受知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其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悕二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其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績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益多章劄然猶彌文若是覩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奇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集賢大學士滎水劉公及其姪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滎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仲章而耆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

出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纘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爲重先生時爲太常博士章儀注朝謚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

天子爲之改容臺省爲之疎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讜誼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究其

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衰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諭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爲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王歿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爲告其隣近僦焉以歸爲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爲世道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木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篆

歐風沙裘劒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儗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邈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楮河南已有奉勑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眞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十旬矣某在翰林薦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失傳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傅又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爲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

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爲祿仕者苟干祿以爲貧亦復何議哉而爲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爲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爲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某昔嘗承乏典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某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韙之乃與其寮寀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爲序錄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況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 天子

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荊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荊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叙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乾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三嵎虞某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

嘗於太廟下與[illegible]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illegible]
[illegible]宗皇帝之廣[illegible]而大之也使人求楩楠豫章之材於江
[illegible]巖眾[illegible]以行以便宜從事[illegible]
[illegible]表之家也奉　詔[illegible]
[illegible]之言曰[illegible]大至寺[illegible]住出[illegible]百餘
[illegible]神之祠一[illegible]美問之則又[illegible]之人
[illegible]見而不可得而[illegible]　詔建寺集[illegible]遷拜待
[illegible]得為同官[illegible]已[illegible]國子祭酒[illegible]公所述
[illegible]此二事以記之[illegible]覩者固可上[illegible]及於民

書蕭氏官記後

[illegible]在東都時[illegible]儒有[illegible]欲取四方[illegible]學成
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吾[illegible]同風俗[illegible]法也蕭今所
藏其大、以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關陞從事二綾告重
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為州學教授是
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崇用賢舉進士及自
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為教官者皆其餘
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
其用之如何耳三三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
陵得為今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為民物慮者深矣今邇錫善
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又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民題之曰
仁本而自為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之
語[illegible]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
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

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活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百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活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墨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雖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豪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十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爲兵士則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閒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筆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其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允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二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與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虛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迪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學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朶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之事 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今侍書學士臣朶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爲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朶來

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録御書

皇帝聖旨

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剌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員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

聖旨不以是何官員人等並不許輙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爲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　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恇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塡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爲亂致煩重兵數年　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　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

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某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　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　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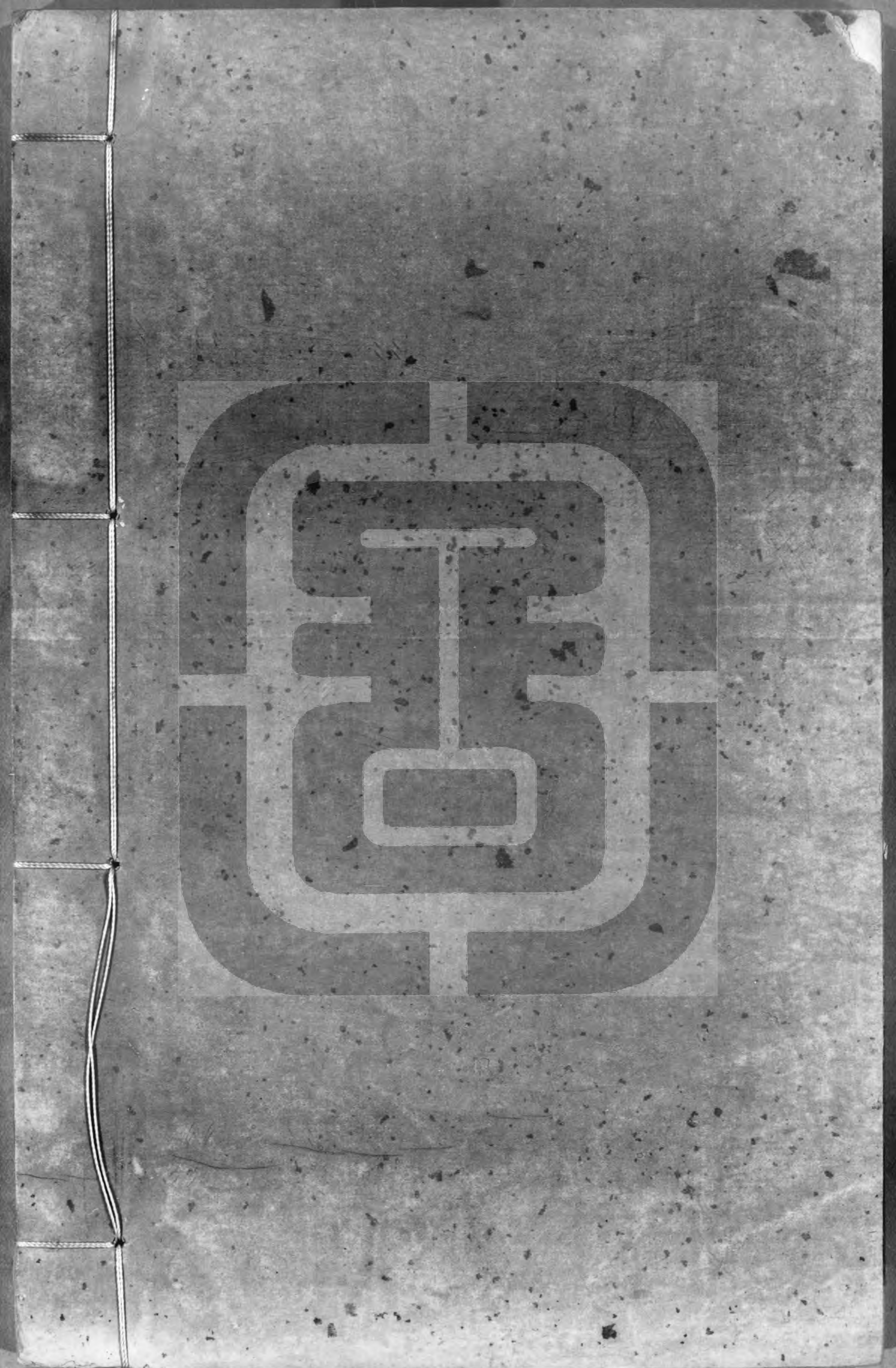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徇徇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諼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尒然戒殢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為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